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Biography of  
Xu Wei  
with Picture  
Album

传奇一生·传世画作·传神评说



周时奋 著

徐渭画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 徐渭画传

周时奋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渭画传/周时奋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2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ISBN 7-80603-073-5

I. 徐... II. 周... III. ①徐渭 (1521~1593) -  
人物研究 - 画册②徐渭 (1521~1593) - 文艺评论 - 画  
册 IV. ①K825.72-64②J206.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873 号

##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 徐渭画传

著 者 周时奋

丛书主编 詹 丹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发行部 (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s.com.cn>

电子信箱 [hbcbb@sdpress.com.cn](mailto:hbcb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 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电话:(0538)6110014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9×1270 毫米)

8.25 印张 插页 1 页 98 幅图 180 千字

印 数 1—7000

I S B N 7-80603-073-5

定 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

# 前言

詹丹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第一次去绍兴青藤书屋的情景：

高墙边的芭蕉树、庭院中的藤蔓、书屋前的木格子窗棂，除了一位看门的老者在静静地抽烟外，再没有其他入。

下着雨，屋内很冷清，可以听得见雨声落在屋瓦、芭蕉上，淅淅沥沥的。

我靠椅坐了一会儿，看墙上挂着的几幅仿制的书画作品发呆。老者大概以为我无聊，就跟我扯起徐文长的故事，内容大多是少年徐文长的一些“荤话”，都是我以前从未听说的，也是我接触过的一本有关徐文长的书中所没有的。因为讲的是方言，我并不能听懂老者的每一个字，但他的生动的表情足以弥补了这一缺憾。我还清楚记得，当老者讲到，顽皮的徐文长是怎样让一个恪守传统的邻家少妇心甘情愿去亲吻他时，那位老者是多么得意的笑了起来，好像被吻的不是少年



徐文长，而就是讲述者自己。他呼出的烟雾也伴着这笑声，在他的脸前不停地抖动着。

雨停时，我离开了书屋。

走在青石板路的一条巷子里，湿漉漉的，夹在两边的高墙间，头上方是一片开始放晴的天空。淡淡的云在飘荡，老人的笑声似乎就在半空中回响。我想到徐文长的那些窄幅的水墨画，就像是水乡绍兴随处可见的狭窄的小巷（据说现在大多拆除），也许这样狭窄的空间总会让人的心灵有飞向广阔天空的冲动，所以，面对那些窄幅的画，我总被一种伸展的努力所感染。并且，不止一次，我看到徐文长所作的风筝水墨画时，会有颇多的感慨，以为这里面不仅仅表现了童趣，更有一种高迈、超越的姿态体现在我们眼前。

后来，我又陆续读了有关徐文长的一些传记文字，但书中大多并不涉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也许确实没有多大的真实性，而其内容，也是被许多学者认为“其言不雅驯”的俗类。从徐文长这方面来说，他似乎也没打算让俗人来理解他，所以，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他以颇为自负的高雅，与凡俗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其言谓：“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是的，必须承认，他的才气横溢的水墨画作，对水的利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俗人不理解，他的不拘一格的书法，是所谓“苍劲中姿媚跃出”的神品，俗人不理解，还有戏曲，既有长歌当哭的《四声猿》，也有在游戏三昧中透悟人生的《歌代啸》，俗人不理解，还有让明代大文学家袁宏道惊叹得大呼小叫的诗歌等等，俗人也都不理解。但是，俗人还是以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把他的过人的聪慧传神地表达了出来。让我欣喜的是，这本画传的作者，在将徐文长坎坷的一生、奇特的艺术生涯作了精湛陈述时，并没有忘记把民间的徐文长故事也向我们作一介绍，使向来有关徐文长传记的雅俗分离状况得到了初步融合，这不但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为我们理解这位横空出世的艺术天才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

然而，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在引用的时候，有意回避了所有的“荤话”，作者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确有部分低级下流、把肉麻当有趣的材料，并不适合于排成铅字。但是，更有一部分故事是意在展示少年徐文长的一种反叛的性格、一种向传统挑战的姿态、一种向往自由的精神，其意义，远远超过仅仅是展示了少年徐文长的聪慧这一浅表层

次的特点。而正是这种反叛、这种挑战、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构成了徐文长艺术生涯的主线，在被雅人推崇的徐文长从事的艺术各门类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与俗人流传的少年徐文长故事的息息相通的那种元素。令人不无感慨的是，在最具本质的意义上，雅人与俗人得以携起手来，达成了理解与沟通。

那么徐文长是否会这么看呢？起徐文长于地下，让他听到那位老人的带点夸张意味的笑声，不知他又作何感想？

2002年12月2日于上师大文苑楼



花卉人物图册之四



墨花图册之四





黄甲图（局部）

# 目录

## 1 前言

### 1 水乡 (1521—1533) 第一章

1521年的初春是一个暖和的小阳春。2月里，暖洋洋的阳光驱散了料峭的春寒，给江南小城绍兴的人们一个明媚灿烂的印象。这一年，是大明王朝的正德十六年。

### 15 越中十子 (1534—1543) 第二章

秋更深了，榴花书屋门前的丛树都掉光了树叶。南飞的大雁在茫茫苍苍的天空中缓缓而过，带去了他对朦胧中的外祖家那份莫名的思念。呵，南方，这天下该有多大呀。

### 41 蹉跎年华 (1544—1553) 第三章

1544年的3月里，潘似生了一个男孩，这使徐渭十分开心。

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徐渭想，自己出生的时候，恐怕也是这个样子。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已经证实，当年的那个苗姨娘就是他的生母，为此他曾经四处打听过她的下落，可是一直未有确切的消息。

### 75 幕府 (1554—1561) 第四章

1554年，形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浙江沿海的倭灾频发，绍兴一带也遭到了倭寇的袭击。这一年，徐渭34岁。

### 101 几度风霜 (1562—1565) 第五章

徐渭的婚后生活并不尽人意。这个杭州的老姑娘张氏，正如他当初观察到的印象，是个浅薄而富有许多滑稽想法的市井女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在徐渭的近百万字的著作和文字资料

中，始终没有发现她的名字，这就足见她在徐渭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

### 135 在狱中 (1566—1572) 第六章

当他再次有所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处身在一间陌生的黑屋子里。他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山阴县衙的大牢。”黑暗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

### 163 北地 (1573—1576) 第七章

大年初一，也即出狱后的第二天，徐渭一早就来到张天复的家里拜谢。牢狱之灾给他最大的感触，就是再一次体验了纯真的亲情、友情。他对所有悉心救助过他的人铭心不忘。

### 193 暮云 (1577—1587) 第八章

徐渭于1577年秋天回到了故乡绍兴，这次回乡使他十分懊恼。初夏的时候，徐渭一直腹泻，看来北京夏季的气候对他很不适应，他只好叫儿子徐枚送他回来。应该说这次北行，徐渭在经济上是有所收获的，他在宣府入幕的收入已经颇丰，平时代人作文也有不少酬金，临行时吴兑又有赠与，加上在北京的买卖所得，可谓满载而归。

### 227 水墨之花 (1588—1593) 第九章

送走徐积以后，徐渭仿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毕竟从感觉上说，现在确实是一身轻松，他该考虑身后的事情了。他还有那些事情必须做呢？

### 245 后记

### 247 年表 (1521—1593)

# 第一章

## 水乡 (1521-1533)

### (一)

1521年的初春是一个暖和的小阳春。2月里，暖洋洋的阳光驱散了料峭的春寒，给江南小城绍兴的人们一个明媚灿烂的印象。这一年，是大明王朝的正德十六年。

农历二月初四的上午，城南大云坊观桥巷西里的徐家大宅，传出了一阵忙乱的嘈杂声。进进出出的女婢们慌乱而兴奋的身影，让人们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将要降临这座濒水的官宦人家。

59岁的男主人徐鏊正坐在他的榴花书屋里静静地看书，显然他并没有被家宅里的嘈杂声所感染。他是个因病而过早退休的官员，离任前是四川渭州府的同知。徐家是个书香门第，徐鏊的大弟徐钥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当过宝应知县，这时候已经是京城某个部的郎中，二弟徐铤也是个贡生。

他的夫人苗宜人急急地穿过花厅快步向书房走来。夫人行动很灵便，看不出是个46岁的妇女，快到书屋跟前时，已经把她的陪侍丫头侍琴远远地抛在花厅的那一头。

“恭喜老爷了，”夫人很兴奋，“苗丫头为您又添了个儿子啰。”

“哦，”徐鏊抬起头来，呷了一口茶，“为什么不是个闺女呢？”是的，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如果这次得的是一个女儿，他暮年的生活也许会更多彩些。当然这仅仅是老官员心血来潮的想法。

夫人有些尴尬。

徐鏊看出了夫人表情里的细微变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忙



说：“好，好，儿子也好。儿子更好。人丁兴旺嘛。”

丫环侍琴这才赶到书屋。一进门她就气喘吁吁地说：“老爷，姨娘得的可是个大胖儿子，奴婢给老爷叩喜了。”

徐鏊笑了起来，“你还是给夫人叩喜吧，夫人更高兴呢。”

“老爷的儿子，我高兴什么？”虽这么说，苗宜人的嘴却已经合不上了。

“我的儿子，当然也是夫人你的儿子。”徐鏊说，“是啊，也算是老来得子，当称吉事。只是我老了，多个孩子，对夫人也许是个累赘。”

侍琴是个聪颖的姑娘，他听出主人的话锋里有一丝悲凉的叹惜，忙打岔道：“老爷呀，这三公子恐怕是个不平凡的人呢，你看他一生下来，既不啼哭，又不闹，先是打了喷嚏，接着

#### 老藤新叶

被阳光抚摸在空气里的树叶和被一只手描绘到纸上的老藤，都显示了生命的精彩。

又打了个呵欠,再接着,就咕咚咕咚地打起冷嗝来了,就跟大人一样。”

“是吗?”徐鏊的表情明朗起来,“岂不是三打徐门,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夫人笑了起来。

侍琴说:“老爷,你真逗。”

徐鏊苦笑了一下。“老年得子,老年得子……”他喃喃地自言自语着,推开了榴花书屋的窗子,外面是明媚的春光。

老官员对着春光反而感伤起来。

是啊,他这一辈子算是不容易了。徐鏊生在水乡绍兴,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古城,俗话说“江南多才子”,才子多的地方对读书求仕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好事,科举毕竟是多少人往一条狭路上挤轧,竞争太激烈。好在祖上在贵州龙里卫列有军籍,可以参加那里的考试。为了求取功名,徐鏊20岁出头就去了贵州,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应乡试。1489年,27岁的徐鏊中了举人。边远地区缺少官员人材,他就被任命为巨津州的知州。这是丽江土司管辖的一个小小的军州,相当于县的建制。这以后,又转任过五六个州县,才当到渭州府的同知。夫人苗宜人并不是他的原配。那一年他带着家眷到巨津州上任的时候,原配夫人童氏歿于滇阳驿道中,留下了二个儿子,大儿子徐淮才9岁,次子徐潞还未断奶。年轻的知州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两个孩子实在不容易,于是有人为他介绍了云南澄江府江川的苗有文寡居在家的女儿,她比徐鏊小13岁。这婚姻经一番周折终于撮成,她就是今天的正室夫人苗宜人。徐渭因病退休离任,苗宜人随夫来到了绍兴。

徐鏊刚才的一喜一叹都是有原因的。十几年来,苗宜人不会生育,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都已成人,这一年,徐淮已经30岁了,徐潞也有21岁了。毕竟不是己出,加之母子的年龄相当于姐弟,苗宜人也摆不开这个架子。徐鏊看得出这几年来,夫人越来越觉得膝下的孤凉,他知道夫人焦急地想有个自己的孩子。苗宜人从云南来时,带来了一个随身陪侍的丫头,一直没有婚配,她就撮合丈夫把她收为小妾——收夫人的陪房丫环作妾,这在当时也是大户人家的惯常做法——在苗宜人的想法里,如果苗丫头为丈夫生得一男半女,她按规矩理所当



然就是嫡母，这孩子就算是她生的，奴婢即使纳为小妾，她的身份也还是奴婢，她得不到作为孩子亲母亲的名分。好了，现在天从人愿，夫人当然是高兴了，然而徐鏊已经年老体衰，加上回家后病情一直未见好，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竟不知身后会发生什么。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仰天一叹：“这孩子，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呢。”

“老爷，”侍琴在身后问他，“你打算给三公子起个什么名字？”

“哦，”徐鏊这才从沉思中醒悟过来，“什么名字？让我想想。”

夫人说：“他们这一辈水字行，也总要有个三滴水偏旁的字。”

“夫人的学问真好，”侍琴说，“大公子是淮，二公子是潞，那三公子也要是一条大河的名字。”

“小丫头别乱插嘴，让你老爷好好想想。”

徐鏊确实在想。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他一旦不在这个世上，这一家子马上会遇上特殊的命运转折，这使他想到了周代，想到了当年周厉王亡命后，幸亏有周公和召公的忠诚，才使年幼的宣王当立，才有被万世美谈的“周召共和”。现在，他的家，太像当初周王朝的命运了，有谁来当周公呢？他不知不觉地想到了一条水，一条与“周召共和”有关的渭水，但愿多难的徐家有渭滨之幸，他徐鏊也可瞑目了。

“这孩子，就叫‘渭’吧。”徐鏊说，“泾渭分明的渭。”

“徐渭——”夫人试叫着，“这名字不俗，也好叫。”

“那我们以后就叫三公子渭渭了？”侍琴说。

“这是官名，平常叫的是字。”徐鏊一边说着，一边在想象孩子自己当有处世立命的本事，“字，就叫文长吧，以文见长。”

从此，这个具有“以文见长”的天赋禀性的孩子，开始走上了一条学者和艺术家的成长道路。现在，当我们随便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美术史、艺术史，在明代的部分里，都会看到类似的条目：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别号青藤道士，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的画家、诗人、书法家、古文家、戏曲家、学者和思想家……

## (二)

灾难终于发生。看来徐鏊当初的担心不多余，徐渭出生不久，徐鏊的病就日见沉重。5月里，当徐渭出生刚满100日的那天，他的父亲徐鏊终于因病而与世长辞了。老官员把一大堆来不及料理的家务繁杂、人事纠葛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留给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外乡女人，一个丈夫前妻的儿子几乎与她属于同一代人的并不算太年轻的寡妇。

这时候，苗氏宜人的才干开始显露了。她虽然是“蛮荒鄙地”的云南人，但是她的家族门第在当地也称得上世家。她的父亲是澄江府的诸生（秀才），伯父是云南府广狼卫的百户，相当于一个连级的军官。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初通文墨，办事在理，应酬得体，在家庭和族人中事事处处给人以公允正派的印象，因而渐渐地，别人就开始对她敬畏起来。

苗宜人有一双勤劳而灵巧的手，不论是女红浆洗、烹饪调味、养牲畜、种菜蔬、腌制干腊、酿造老酒，各方面往往能高人一筹，常常为宗亲和邻家妇女所请教，这些本领多得益于在云南老家时因闭塞而造就的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且她富有心计，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能很好地处理子弟、嫡庶、宗戚、宾客、塾师、奴婢的各种人事关系，甚至对悍奴恶邻也自有一套办法。因此在这个大家庭里，内外上下的种种关系，基本上还能安排妥帖，令人诚服。然而她毕竟是女流辈，家庭在外面的经济事务，则由徐渭的大哥徐淮处理；而作为一个外乡人，她对当地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无法透彻了解，生性习俗也与当地不尽一样，加之与前妻之子总有些隔阂，于是在大家庭里，磕磕碰碰的事情也是难免的。

徐渭的出生对她不啻是一大鼓舞。她几乎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她让小徐渭叫她娘，而叫他的生母为姨娘。孩子天性十分聪明，什么事一教就懂，一学就会。4岁那年，他的大嫂也就是徐淮的妻子杨氏不幸病故，在丧礼上他竟能送迎吊客，俨然一副成人的样子。于是苗宜人在1526年也就是徐渭6岁的那一年，在家中开

设了私塾，延请了当地的宿儒管士颜先生来教小徐渭读书识字。

私塾就在徐家的大宅门内。苗宜人是个开明人，反正已经请了先生，也不在学生多少，就让外姓的孩子张子锡、张子文、丁肖甫与小徐渭一起读书。管先生知道，他的责任当然主要是教育好小徐渭，因而也就打算多投注些精力。不多久，管先生就发现他的这个打算实际上是多余的，这个“主要的学生”天资竟然特别聪明，你教他一段上百字的课文，孩子居然不用再翻书就立即可以把老师所讲的复述出来，这使他尤其惊奇。他说：“我教书已有多年，这样聪明的学生还是第一次教到。”

徐渭渐渐懂事了。他总发现姨娘对他特别好，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姨娘不但给他好吃的，任他撒娇撒赖也百依百顺，而且常常趁四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亲吻他。他好几次发现，亲完他，姨娘会转过身去偷偷地抹去一把眼泪。

“姨娘，你为什么哭了？”有一次，小徐渭忍不住问她。

“没有呀，”姨娘在撒谎，“姨娘没哭，你看我，多高兴。”

“姨娘为什么高兴？”他又问。

“小文长这么聪明，姨娘能不高兴吗。”姨娘说。

“姨娘，”小徐渭终于憋不住了，他提出了一个久藏心里的问题，“你对我这么好，你到底是我的什么人？”

姨娘愣住了。

姨娘说：“我是你的姨娘。”

“不，你是我的妈妈。”小徐渭突然说。

“不不，我不是你妈妈，”苗姨娘赶忙说，顿了一下，又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你的妈妈？”

“因为你这么漂亮，”小徐渭用手指轻轻地按划着姨娘的脸，吻了她一下，“只有妈妈，才会这样好。”

苗姨娘一把把小徐渭搂到怀里，紧紧地，紧紧地。

她亲吻着他，呐呐地絮叨着：“我的孩子，我的……”

姨娘的声音哽咽了。

徐渭感到姨娘的眼泪滴到了他的脸上，顺着他的脸颊流淌着，咸

咸的，涩涩的。他忍不住一阵辛酸，“哇——”地一声哭开了。

苗姨娘慌了，使劲地抱着他：“孩子，不哭，不哭。”说着，自己也哭出声来。

徐渭感到姨娘的哭泣声戛然而止，紧抱着他的手也缓缓地松开了来。他感到姨娘的身子在颤抖，颤抖。

小徐渭抬起头来。

他瞥见了自己的娘，她正站在对面的窗下。

苗宜人阴沉着脸，死死地盯着这一对无法相认的母子。她的脸像纸一样的惨白。

当天夜里，一阵斥骂声把徐渭从梦中惊醒，他听到隔壁的屋子里，娘正在训斥姨娘。

他听到了姨娘嚤嚤的哭泣声。

有一句话他不理解，但他在多少年后都不能忘记。娘说：“你这个奴婢骨头！”

徐渭8岁的时候，已经能稍解经义，苗宜人就为他请了一位新的先生。那先生叫陆罔如，是绍兴城里的一位老秀才。陆先生据说学问很好，可是屡试不第，因此他常常带着的口头禅，是一句徐渭到后来才搞懂的话：“人也，命也。”

陆先生教的显然比管先生更进了一步，他开始教孩子们写时文，也就是应制的“八股文”。徐渭觉得写文章非常有意思，因为文章中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因此学习得很努力，陆先生规定每月的初一、十五由他各出一题，让学生来试写，可是徐渭每天早上起来就自己出题先写两篇文章，不写完不吃早饭。在徐渭看来，尽管陆先生要求的作文格式太呆板，但是并不影响他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那种呆板的格式掌握起来其实也不难，无非是起股、束股之类，把文章分成八个段落。

半个月后，陆先生就对徐渭刮目相看了。

“啊，这孩子，这孩子是文曲星的命。”陆先生评论道，“昔人曰：十岁善作文。这孩子方八岁，我作为先生已经不能胜任了。噫，此先